

第八章 无所事事的男人

“造成帕特港混乱场面的就是这个东西？”

卡查鲁皱着眉头，扫视着放在面前石桌上的东西。

那是一些生物体的残骸，散发着腐臭的气息，且只剩下了一根碗口粗细的长肢和面盆般大小的半拉脑袋，呲出唇外的獠牙，依然流露出它生前的凶狠。

“可怕的变种生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卡查鲁转过身，看着面前的南歌和绯，“浩辰确实死亡了吗？”

“是的，”南歌简单地说，“死在这个怪物的口中。”

卡查鲁啊了一声，不再说话，稍顷，他按动桌上的一个按键，招了两个士兵进来，把那个异形的残骸收拾出去。过不多时，其中一个士兵端了一个小小的香炉进来，房间内的异味顿时一扫而空。

“你比我想象中要更能干，南歌。”卡查鲁注视着南歌，“不要到处流浪了，做我的助手吧，以后这个镇长的位子就是你的，好吗？”

南歌笑了笑，还未开口，绯已说了话：“卡查鲁先生，我们对做官没有什么兴趣，你还是给我们相应的报酬吧，我们的同伴现在生命垂危，实在没有时间跟你闲聊。”

卡查鲁微微一笑，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后，从抽屉中取出一叠钞票：“喏，这是你们的报酬，一共是两万元。其中，绯的双倍工资四千六，奖金一万，多余的钱是我赞助你们的，供你们的同伴疗伤之用。”

南歌过去接了钱，道声谢谢。卡查鲁望着他，一脸掩不住的失望之色，望着南歌和绯走出大门，他轻轻叹了口气。过了很久很久，才从怀里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镇长，你有何吩咐？”

“南歌和绯走远了吗？”

“是的，”那个声音恭敬地说，“在出了镇子之后，他们便启动了超时空传真装置，离开了奥多镇。”

“是吗，”卡查鲁平静地说，“阿舒，你现在就带领几个得力助手，去帕特港找浩辰，让这个人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记住，要无声无息，干净利索，如果走漏了一丝风声，你们就不用再回来了。”

“遵命！”

卡查鲁放下手机，从紧锁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纸，仔细看了看，然后将它撕地粉碎，扔进桌边的废纸篓里。那是当年亚斯投靠卡查鲁之后，卡查鲁在亚斯不知道的情况下，为他做的DNA检验报告书。

又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了，分别不过几个时辰，南歌的心中却似压了一块千斤重石。再次的帕特港之行，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看在绯的面子上他不想再说什么，但是，卡蓝现在的情形如何，会不会有生命危险？虽然从小南歌就知道明奇博士的医术是一流的，但是，他也曾亲眼见过明奇博士放弃了对一夫先生的儿子的治疗。卡蓝的生命，会不会……

把战车停放在车库里之后，南歌和绯快步走向明奇博士的住所。远远地，南歌便望见明奇博士的门前站着一个女孩子，看那熟悉的背影，可不正是姐姐？背对着南歌的她，削瘦的肩头微微耸动。

“姐，”南歌问道，“你在干什么啊？卡蓝怎么样了？”

南楠儿抬起头，看着面前的弟弟，美丽的大眼睛里满是泪水。她的小嘴款动了几下，似是想要说什么，但

终于没有说出口，突然转身跑开了。

“姐姐！”南歌喊了一声，可是没有得到回答，想一想南楠儿的泪水，一颗心顿时抽到了嗓子眼。

卡蓝，卡蓝怎么啦？

但是，当南歌和绯走进明奇博士的实验室时，看到的却是面色红润的正在熟睡的卡蓝，看来，他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明奇博士说，他利用卡蓝身上各器官的细胞，为他重新克隆了全新的器官，然后更换掉受损的器官。目前，卡蓝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只需再静养三周，便可完全恢复。以明奇博士高超的医术，恐怕今后想在卡蓝身上找些伤疤都难。

“谢谢你，明奇叔叔。”

“别客气，”明奇博士微笑道，“回去休息吧。”

南歌和绯高高兴兴回到了南歌的家，因为没有多余的房间，绯和南楠儿便住在了一起。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南歌认真向绯学习各种枪械武器的知识，绯则向南歌学习战车的维修知识，闲暇之余，散散步，练练拳，日子倒也逍遥。

这一天终于到了。

怀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南歌、绯和南楠儿一大早便一同去了明奇博士的住所。一进门，便看见卡蓝站在院子中间，把手中一根长棍舞动的虎虎生风，赤裸的上身汗珠点点。站在一旁的明奇博士看到他们到来，微笑着挥挥手，示意他们站在一旁。一路棍法演练下来，卡蓝长长地舒了口气，随手把棍子扔在一边，走向南歌他们。

“大哥，绯，楠儿姐姐。”卡蓝一一打了个招呼。

“谢天谢地，”南歌望着卡蓝红润的脸，“你完全恢复了。”

南楠儿拿出一方手帕，轻轻为卡蓝拭去身上的汗水，卡蓝默默地站着，心中百感交集。

“没有事了。”南楠儿低声说，“你没有事了。”

卡蓝望着南楠儿泪光盈现的双眸，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伸出双臂，把南楠儿揽在怀中，静静地闭上眼睛。南楠儿身体微微颤抖，却不说话，拿着手帕的手，停留在卡蓝的后背。

南歌和绯悄悄从他们身边走开，跟着明奇博士走进他的客厅。

“谢谢你，明奇叔叔。”南歌说，“你把卡蓝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明奇博士微笑道，“南歌，你什么时候学会客套啦？”

南歌的脸微微一红：“明奇叔叔，告诉我，你治疗卡蓝花了多少钱？我会把这笔费用尽快给你的。”

“小子，说这个就见外了。”明奇博士说，“我在拉多镇大家照顾我照顾得很好，所以我跟任何人看病都不会要一分钱，你不会不知道吧，南歌。”

“我……”

南歌尴尬地笑了笑，还没有想好下一句该怎么说，从外面匆匆走进了一个人，打断了他的思路。

“帕乐，”明奇博士说，“有事吗？”

“是的，我找南歌有点事。”帕乐婶婶把手中的一张纸递给南歌，“这是勇士情报所接到的加急讯息，我刚打印出来，你看看吧。”

二

“尊敬的南歌先生……”南歌只念了一句，便停了下来，看着帕乐婶婶，“这是给我的？帕乐婶婶，这是谁给我的？”

“傻小子，”帕乐婶婶说，“看完不就知道了吗。”

信是罗克镇的勇士情报所发过来的，那是一封邀请函，希望南歌能够尽快赶到他们那里，帮助他们消灭一个叫做马歇尔的恶棍，当然，赏金是蛮优厚的嘛，整整一万元。

“奇怪了，帕乐婶婶。”南歌说，“这个罗克镇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住址。还有，红狼呢？他们为什么不联系红狼，而要联系我这个无名之辈？”

“你错了，孩子。”帕乐婶婶郑重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联系红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已经用你自己的努力，证实了你的实力。明白吗，在婶婶心中，你不比红狼差！”

“有仗要打了吗？”绯伸手夺过南歌手中的邀请函，上上下下的翻看，“不错不错，老大，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那要看看卡蓝的身体恢复的如何。”

“我已经完全好了！”卡蓝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老大，这些天我都快闷死啦！”

“既然如此，那就准备干活吧。”南歌疑惑地望着卡蓝，“哦，我老姐呢？”

“回去做饭了，”卡蓝说，“她说她要做几个好菜来庆祝我的新生。”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南歌微微一笑，举起攥紧了的拳头。

告别了明奇博士和帕乐婶婶，三个朋友兴致勃勃地回到了南歌的家。一上二楼，便看到二楼的客厅的圆桌上摆着六七道菜，南楠儿正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一瓶刚打开的红酒。“楠儿姐姐。”卡蓝喊了一声，大步冲了过去，伸手从盘中拿起一块鸡肉，径直朝嘴里送。那慌不择食的神情，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卡蓝并不在意大家的神情，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美味的鸡肉上了，只一会儿，那一整盘烤鸡便完全进了卡蓝的肚子里。

“卡蓝！”南楠儿嗔怪地望着他。

“天哪！”卡蓝终于住了嘴，发出完全出自内心的赞美，“楠儿姐姐，你的厨艺绝对是整个亚斯欧大陆第一流的！”

“贫嘴！”南楠儿举起手中的筷子，重重敲了卡蓝一下，“卡蓝，以前我也没少做给你和南歌吃，那时候怎么不说一句好话？”

“以前只知道好吃，但是不知道好吃的程度。”卡蓝很认真地说，“自从我受伤之后，一日三餐在明奇博士那里吃他亲手做的说咸不咸说淡不淡甜酸麻辣苦五味俱全的据称是富含各种营养成分的超级大餐，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每天吃的这些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营养的垃圾食品该有多么的美味，尤其是楠儿姐姐亲手做的食品，我做梦都在暴食啊。”

“只要你喜欢，那就多吃点吧。”南楠儿温柔地说。

“嗯。”卡蓝重重地点点头。

“好了，大家都坐下吧。”南歌说，“不要再讨论食品了，我们来庆祝卡蓝的康复，顺便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干杯！！！”

除了南楠儿，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的笑容，没有人注意到南楠儿脸上的笑容中隐藏的痛苦，即使是

爱她的卡蓝。这个天性善良、厌恶暴力的女孩却不得不生活在乱世的暴力的阴影下，这不能说不是个悲哀。眼下，相聚虽然欢乐，明日却又要分手，眼前的事实是她无法阻挡也是她无力阻挡的。心中隐隐作痛的她，只能在心底默默为每一个人祝福。

第二天早上，猎人们准时上路了。按照昨天商议好的，三个朋友通过战车上的传真装置到了奥多镇，在这里补充一下弹药和必备的物品，然后再一路向北前往罗克镇。从帕乐婶婶提供的地图来看，这一段行程委实不短，足足有一百五十公里呢。但是，当南歌他们就要离开奥多镇的时候，南歌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便要卡蓝和绯稍候，自己则直奔卡查鲁的办公室——那天从帕特港回到奥多镇，因为心里挂念这卡蓝的伤势，行迹匆匆，竟忘了询问卡查鲁有关红狼的事情。

“南歌啊，”卡查鲁说，“红狼那天过来是为了找一个人，但是那个人我也不认识，我们再简单地聊了几句之后，他就匆匆地走了，看起来很焦急的样子。”

“他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不清楚，”卡查鲁说，“我感觉他有着极重的心事，却又不愿意说出来。那天他到我这里来，向我展示了一张照片，那照片的画面类似在一个地下室里，灯光昏暗，画面上有一个不太清晰的女人头像。按照红狼的要求，我将这张照片在我的手下传阅了一下，但是没有人知道画面上的地点和画面上的女人。”

卡查鲁想了一下，打开身边办公桌上的抽屉，取出一个信封：“就是这张照片，这是我的一个手下因为好奇而偷偷翻拍的，你拿去吧，也许对你有帮助。”

打开信封，南歌取出照片。照片的确不是很清楚，画面上有一个女子的大半张脸，却几乎被垂下来的长发遮完了，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透射出莫名的悲伤。是的，这张照片的确不能说明什么。据卡查鲁说，红狼也未说明这张片上的女子和他的关系，他也不方便问。带着这张照片，南歌告别了卡查鲁，回到自己的伙伴中间，向他们复述了与卡查鲁交谈的过程。伙伴们对那张照片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

“我们上路吧。”南歌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战车开出了奥多镇，沿着残破的公路一路向北行进。随着路程的推进，四下里景色愈见荒凉，偶尔可见的小树屈指可数，地面上几乎见不到绿色，处处是风化的小山和沙化的土地，战车驶过去，留在背后的是长龙般的烟尘。

“这么荒凉的地方啊。”南歌自言自语道，“看起来真是难受。”

突然之间，南歌的战车剧烈地晃动起来，颠簸程度之高，竟不亚于直接遭受到了攻击。从潜望镜向外看，绯和卡蓝共同乘坐的那辆战车在地面上被某种大力抛上抛下，看起来极其危险。“大哥怎么啦。”通话器里传来了卡蓝焦急的声音。

“不要惊慌，稳定住。”南歌沉着地说，“是地震！”

三

过不多时，地面恢复了平静。南歌轻轻吐了口气，仔细观察外面的环境，还好，一切都很正常。他通过通话器，告诉卡蓝继续前进，但是要注意地面是否会有裂痕。卡蓝答应了一声，随后，出于安全考虑，两辆战车都开启了电脑导航系统，行进的速度也为之降低。

四个小时之后，视野中终于出现了一座不算小的城镇，那就是罗克镇吗？没有大树，少见绿草，处处是风沙侵蚀的痕迹，凄凉的让人不敢正视。镇子的外面站着几个孩子，看见战车的到来，犹如受到惊吓的小兽，纷纷钻进就近的房子。选择一块看来还算干净的平地，三个朋友停稳了战车，步行进了镇子。

“那边是酒吧，”南歌提议说，“我们去喝两杯吧，顺便了解一下镇子的情况。”

大家都无异议，奔波了几个小时，都有点口干舌燥的感觉。

这个酒吧不大，但是进去后却有点憋气的感觉，因为所有的窗户都给封死了。询问吧台后面的老板，才知道是为了防范风沙的缘故。房间里倒不是很暗，六七盏大灯明光耀眼，绝不怕费电，按照酒吧老板的说法，

单凭镇子周边那十座大功率风力发电站的能力，电流充足的干什么都是够用。

三个朋友捡了张桌子坐下来，南歌和绯每人要了杯啤酒，顺便要了些充饥糕点，卡蓝犹豫了一下，最后也点了杯啤酒。过不多时，东西都端了过来。

“卡蓝，”南歌抿了一口啤酒，望着卡蓝汗涔涔的额头，“你怎么啦？”

“天干地燥，热的。”卡蓝伸手背抹去汗水，“算了，我把上衣脱了。”

卡蓝随手褪了上衣，站起来挂在墙上的衣钩上，依然坐回原位。只穿着背心的他，捧着啤酒杯，慢慢的喝。只是，无论姿势还是表情，谁都看得出来他喝的相当艰辛。

“卡蓝，”南歌说，“穿上外衣吧，你看绯就在你面前，这样是很不礼貌的啊。”

卡蓝放下酒杯，一抬头，正和绯四目相对，忍不住笑了：“老大，这有什么，这个假小子在我看来只是好兄弟，无论从哪方面看起来都不象是个女人啊。”

绯气得哼地一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伸手捏了几块糕点，站起来走出了酒吧。南歌责备地看了卡蓝一眼，也站起来走了出去。卡蓝摇了摇头，三下五除二吃干了所有的食品，站起来伸个懒腰，就在这时，一个中年人走到了他的面前。

“先生，舒骨解乏的气功按摩要不要试一试，一次十元钱。”

“坐战车颠簸的确实有些乏了。”卡蓝说，“也行，来吧。”

那个中年人点点头，示意卡蓝坐下，然后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抖出一块棉布，搭在卡蓝肩背上，伸出细细的十指，慢慢地施展捏、揉、敲、捶、拍等各种手法。卡蓝顿时感觉到浑身上下犹如被细细的电流熨过，片刻之间，便已昏昏欲睡。

绯的脚程真快，走出酒吧大门的南歌，视野中竟已看不到她了。南歌四下里逛了逛，最后在镇子南端看到了绯的身影。绯蹲在一个十米见方的水塘旁边，正在和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婆婆说话。水塘的周围，是一些青翠欲滴的水草，这也是南歌在罗克镇里所见到的唯一的一片绿色了。

“绯，不要生气了。”南歌说，“卡蓝他是无心的。”

“但是他说的却是事实。”绯站起来，伸手一捋红色的长发，“以前我从未把自己当个女孩子，现在也是啊。”

“那……”

“放心，我知道自己是女人。”绯微微一笑。

“好清澈的水。”南歌注视着水塘，“真想掬一捧尝一尝。”

“那可不行。”绯很认真地说，“这位老婆婆说，方圆一百里就只有这一个淡水泉眼，她们敬重这水如同敬重神明，不允许任何人有丝毫的亵渎和浪费。如果有朝一日这个水塘干了，这个罗克镇也就不存在了，要知道，这里的环境极其恶劣。”

“明白了。”南歌说，“我们回去找卡蓝吧，然后一块到镇上的勇士情报所打听一下关于马歇尔的点点滴滴。”

绯应了一声，两个人并肩回到了酒吧。一进门，便看到卡蓝一脸舒服到底的表情，红润的脸上微微渗出汗珠，给他按摩的那个中年按摩师却是满头大汗。南歌进门的时候也恰恰是他按摩结束的时候，卡蓝懒洋洋地从口袋里掏了张十元的票子给他。按摩师道了声谢谢，边收拾布巾边说：“客人好壮实的肌肉，我做按摩师几十年，这是第二次见到了。”

“我是第二次？”卡蓝站起来，双臂运力，全身上下肌肉微颤，“还有比我更加强壮的人？呵呵，我可不信。”

“你听说过马歇尔的名字吗？”按摩师说，“比起他，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話，他那一身的肌肉才真叫强健！”

两年前我曾为他做过按摩，他那一身肌肉如钢似铁，我给他按摩了一个小时，结果我的一双手掌整整酸痛了三天！”

“是吗？”南歌说，“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啊？”

“你干吗问这个，外乡的客人。”按摩师上下打量南歌和绯几眼，忽然有所醒悟，“哦，我知道了，难不成你们是我们罗克镇邀来捉拿马歇尔的赏金猎人？”

四

“你知道这个？”南歌惊奇地问。

“是啊，”按摩师说，“邀请你们过来，是经过勇士情报所的提议，由我们罗克镇全体公民的一致投票决定同意的。”

“哦，”南歌点点头，“那么，大叔，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马歇尔的一些情况？我们刚到贵地，很多事都不清楚。”

“好的。”按摩师拉过一只椅子过来坐下，南歌他们也坐了下来。

“其实说起来，马歇尔这个人并不太坏，”按摩师说，“他是我们前任镇长的儿子，相貌英俊，身强体壮，心眼也不错，一米九零的大个子，相当的引人注目呢。但是，就在六年前，我们镇子西方的医院在一次大地震中有许多房屋受损，在维修的工程中，身为医院维修工程监工的马歇尔，从一个无意中打开的密闭的地下室里，找到了一台完好无损还可正常运行的电脑。但是就是这台电脑，从此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嗯，”卡蓝问道，“里面储存的是啥？”

“是二十世纪我们这个星球上最著名、最有魅力的超级男士，曾荣获三次全球健美先生尊称的那个人的全部资料。”按摩师无限憧憬地说，“阿诺德——施瓦辛格先生！”

“哇！”南歌他们齐声惊呼，“有没有搞错？？？”

“你们也知道他的大名？”按摩师也激动起来。

“当然知道啊，”卡蓝说，“我家里的电脑上现在还有他亲手撰写的传记的文本呢。嗯，后来呢？”

“这台电脑最珍贵之处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古董价值，”按摩师继续道，“而在于里面储存了施瓦辛格先生不惜色像亲自裸体上阵完全演示他的全套健美教程！”

“天哪，”南歌说，“这绝对是世间所有渴望成为少女杀手的男人梦寐以求的至宝！”

“是的，说的不错啊。”按摩师说，“问题在于，就是这台电脑造成了马歇尔的悲剧，也给我们罗克镇带来了灾难。”

“啊，”绯惊奇地说，“那是为什么？”

“因为在看到这套施瓦辛格的教程之后，马歇尔发誓要超越他！”按摩师说，“作为镇长的儿子，马歇尔吃穿不愁，于是，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所有职务，什么事情也不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习施瓦辛格的健美教程上。经过整整一年的苦练，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的马歇尔得到了大家的公认，每个人见了他的肌肉都会惊叹，他简直就是第二个施瓦辛格！问题在于，恰恰就是这句话完完全全伤害了马歇尔的自尊心！他不愿意做施瓦辛格的翻版！于是，他通过勇士情报所联系到了拉多镇的墨格先生，并通过墨格先生从亚斯欧大陆上最负盛名的天才医学博士明奇先生那里拿到了明奇博士亲手绘制的有史以来最完备的人体肌肉分布图。马歇尔说，施瓦辛格只练了大家最常见的表面肌肉，而他，要把全身上下所有的肌肉都练的强健无比，即便是人们从未注意到的脚底板的肌肉！”

“真服了他，”卡蓝跑去给按摩师要了一大杯啤酒，让他润润嗓子，“后来呢？”

“后来吗，后来就是悲剧了。”按摩师说，“一年半后的一天，我们尊敬的镇长在一次地震之中，为了救助压在倒塌房屋内的镇民而伤重不治。失去了经济来源，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惯了的马歇尔，在超强度的锻炼中为了购买营养品花光了所有的家产，他又不甘心使自己的心血前功尽弃，便依仗自己的武力，强行占据了镇子西边的医院，自任为院长，并迫使所有的医生护士成为他的附庸，向所有前来看病的镇民收取高的吓人的费用。就因为这样，因医药费暴涨而导致有病不敢去看的贫困镇民在家中悲惨死去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他依然悠闲自得地继续锻炼他的肌肉，并不时到镇里闲逛。要知道，我们不是不愿意反抗他，而是根本没有打赢他的把握啊。这不，不是请你们来了吗，联络不到红狼，你们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啊。”

三个朋友互相对望了一眼，南歌对那位按摩师道了声谢，起身付了酒钱，然后带着绯和卡蓝出了酒吧。按照罗克镇勇士情报所发来的邀请函的要求，三位朋友到勇士情报所报了到，并住进了他们安排的房间。虽然卡蓝恨不得马上去消灭马歇尔，以便把马歇尔那一套珍贵的施瓦辛格的健美资料抢回来，但还是服从了南歌的要求，安安静静地休息，准备在午睡之后，再行展开行动。只是，一直到了下午两点南歌来敲他的房门的时候，卡蓝依然是精神奕奕，毫无倦意。

出了罗克镇，两辆战车行进在沙漠化的土地上，不时旋起的黄沙使得他们行进的速度大大减慢，三十分钟之后，战车的观察镜中终于出现了一座三层楼高的建筑，从建筑物上面悬挂的标志看来，这就是那座被马歇尔霸占的医院了。南歌他们在医院门前停稳了战车，并用电子所关紧了舱门，这才带着枪械，小心翼翼地进了医院的大门。

看来，马歇尔真是个典型的掠夺者，整个医院似乎有好几年没有打扫了，废弃的医疗垃圾比比皆是，处处散发出一种混合了浓浓药水味儿的腐臭味，闻之几欲作呕。在楼下的诊疗室里，南歌他们找到了几位医生和护士，从他们的口中知道，此刻的马歇尔正在二楼修炼他的肌肉。做好了战斗准备之后，三位猎人慢慢上了二楼，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通过医院中的监控系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马歇尔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崇尚武力厌烦枪械的人，面对远道而来的入侵者，发出了冷冷的一笑。

“来吧，我的猎人。”马歇尔快活地伸了个懒腰，“狐狸的陷阱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得意的笑声在医院上空回荡，也让南歌他们听的真真切切。

五

“马歇尔？”

“一定就是他啦！”南歌扶了扶背上的激光来福枪，“大家要小心！”

转过楼梯口，迎面长廊的尽头站着的那个人，可不就是马歇尔？与勇士情报所提供的照片相比，眼前的只穿着一件黑色健美裤衩的大汉，看起来更具魅力。南歌他们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男人的身躯可以说是完美无缺，胸廓宽阔厚实，胸肌隆鼓，背视腰以上躯干呈“V”形(胸宽腰窄)，给人以极其健壮和高大魁伟的感觉。

“南歌，”马歇尔说，“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无敌医院。”

三个朋友都是一愣，南歌道：“你认识我？”

“这有什么？”马歇尔笑道，“我当然知道，你是罗克镇邀请过来追捕我的赏金杀手嘛。告诉你，镇里有我的人，你几点钟到的我都清楚。”

南歌慢慢端起了激光来福枪：“聪明的，那你为何不举手就擒？”

“暂时不想。”马歇尔道，“因为我们还有一桩生意要谈。”

“哦。”南歌说，“什么生意？”

“你捉住了我，奖金是一万。”马歇尔道，“我要用两万元来买你一句话。”

“有意思，”南歌说，“说来听听。”

“那就是，永远不要和我作对。”马歇尔道，“这笔生意对你而言应该很划算。”

“不划算的，”南歌摇摇头，“要知道，鸟无头不飞，人无信不立。如果在我接到罗克镇勇士情报所的邀请之前听到你这番话，我也许会考虑一下。注意，仅仅是考虑而已！因为我一旦接受了你的贿赂，那么，作为追捕罪犯的正义者，我将丧失所有的民意，也绝对不会有有人再来邀请我，从而导致我彻底的失业，不仅穷困潦倒而且要受到善良百姓的鄙视，你认为我会选择什么？一万元，还是两万元？”

“呵呵，”马歇尔冷笑道，“兵就是兵，在你们眼里我作为贼的事实是永远无法改变了？”

“你是不是贼，不是我们来决定的。”南歌道，“是天下人的正义之心！”

“那么，你们打算怎样来对付我？”马歇尔淡淡一笑，“手无寸铁的我，面对的可是手持最先进武器的赏金杀手啊。”

三个朋友对望了一样，手中的枪口垂了下来。南歌道：“马歇尔先生，我们希望你不做任何反抗，我们会把你带回罗克镇，在那里，大家会给你一个公道！”

“这不可能！”马歇尔发狂似地喊道，“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你们无权干涉！”

“但是你选择的自由太过自私，你损害了更多人的自由！”南歌道，“请主动放弃抵抗，我们承诺不会伤害你，你所做过的一切，将由罗克镇的人民来作评判。”

“这绝不可能！”马歇尔狂叫一声，双手一扬，他的手掌中不知藏了何物，猛力向南歌他们掷来。他的动作虽然快捷，但南歌他们一直在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一见情形不对，当即纵身避开，马歇尔掷来的东西便打了个空，当当几声，尽数钉在后面的墙壁上。再望前看，马歇尔已经不见了，回头看那扎在墙上的东西，却是四个小小的针管。

“大家小心点。”南歌说着，把激光来福枪重新背回在背上，随手从腰间拔出微型冲锋枪，打开了保险。卡蓝和绯也依样做了，三个人依旧站成品字型，稳重前行。

三楼到了，但是看不到马歇尔的身影，他会躲在哪里呢？无形之中，隐藏的敌人给南歌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为了防止遭到马歇尔的暗算，南歌他们在保持不变阵形的同时，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慢慢搜索。

“哗啦！”从东边那个房间里传来了不算太大的玻璃破碎的声音，三位朋友循声而去，但是一推房门，那双扇厚厚的橡木大门竟从里面锁的严严实实。南歌察看了一下，发现那门上使用的乃是内嵌的电子密码锁，这下子，亚斯所赠送的万用扳手可以派上用场了。绯把背上的激光来福枪放在地上，从口袋中取出那个小巧的万用扳手，按动开关，扳手顶端便伸出一根细长的天线似的东西。绯对南歌和卡蓝做了个准备的手势，将那根天线似的东西插到电子锁中间的小孔里，嘀嘀两声轻响，大门顿时裂开了一道细缝。绯信手把万用扳手放回口袋，用力一推，那大门应手而开，身手敏捷的绯就地一滚，已然进了房间，几乎与她同时，南歌和卡蓝也冲了进去。

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但是很大的房间里面却只放了一个老式的衣柜，里面还有着一点点的动静，看来，里面有人。三个朋友慢慢围了过去，但就在这个时候，变故陡生！

“啪！啪！啪！啪！”

犹如被人猛力夺去一般，绯手中持着的微型冲锋枪和口袋中的万用扳手忽地向上飞去，跟着黑影一晃，南歌和卡蓝两个人的身体竟也升上了天空，也就在此时，随着一声巨响，那个老式的衣柜四分五裂，从中站出一个魁梧的身影，可不就是马歇尔吗？

“练健美的，”绯迅速来开了迎战的架势，“你搞的是什么名堂？”

“告诉你吧。”马歇尔笑道，“这间房子的顶部是我找人特制的大型电磁铁。呵呵，现在公平了，空手对空手！”

绯仰头上望，因为他们背上的激光来福枪被吸上去的缘故，南歌和卡蓝也随之高高悬在房顶，此刻，他两个正手舞足蹈地试着把自己从激光来福枪的背带中解脱出来。不等绯再多看一眼，马歇尔已挥着醋钵大的拳头冲了过来！

只看他那笨拙的姿势，绯就可以断定，这个气势汹汹的马歇尔是个不懂格斗的菜鸟，但随着拳头舞动带起的劲风，却又让绯为之震惊。别的不说，这个敌人的力气确实不同凡响！绯施展灵动的身形，忽前忽后，与之游斗，寻机反击，有几次瞅准破绽给了马歇尔几下，这大汉却似全无知觉，反倒是绯的手掌被震的生痛。南歌在高处看的分明，当即叫道，“绯，这家伙的全身肌肉都练硬啦，直接攻击他的头部要害！”

当真是旁观者清。

擅长格斗的绯当即换了招式，依然不与马歇尔正面交锋，但一有机会，便以飞脚攻击对手的头部。但是，两个人的身高悬殊甚大，马歇尔只需侧身抬臂，便从容地化解了绯凌厉的攻势。眼见的绯已渐渐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南歌心急似焚，顾不得所处的高度，攥紧激光来福枪的背带，含胸收腹，终于脱身而出，随即双足一蹬天花板，纵身扑向马歇尔！

马歇尔看似笨拙，反映却也不慢，当即挥拳上击。南歌眼疾手快，右手变拳为掌，于千钧一发之际竟然抓住了马歇尔的手腕，借他这重拳之力一拨，左拳重重地打在马歇尔的肩头。随即借力向后一个跟头翻出，稳稳地落在地上。再看马歇尔，竟似全无反应，南歌的拳头却已隐隐作痛。这个可怕的对头，浑身上下的肌肉，当真是练到了极致！

柴大官人, 少年猎人, 小说

From:

<http://zzjb.com/> - 重装机兵专题站

Permanent link:

http://zzjb.com/doujin/text/young_hunter/yh_08

Last update: **2015/01/13 10:08**

